

馄饨情结

宁波市孙文英小学 李芸霞

我从小就爱吃面食，而在林林总总的面食中，更偏爱的非馄饨莫属了。

薄而清爽的馄饨皮里裹嵌着鲜美的肉馅，两者完美结合，在我看来乃是人间之绝味！最好吃的还是那一根根细细的蛋丝，可能因为一客馄饨就10个，蛋丝更是少得可怜，所以那味道因为稀缺便升级了。如果再加上一丢丢猪油的馄饨，那感觉整个人生都圆满了。

自有记忆起，父亲就会一个星期带我去吃一次馄饨，那是当时宁波街头为数不多的一家国营包子馄饨店，位置在现在的鼓楼附近，名称也不记得了，只记得有一个老邻居在那里包

馄饨。她包馄饨的速度令人咋舌，我每次去吃之前，最喜欢的就是趴在窗口，看她以我肉眼看不清的手速包着一个馄饨……

当时的馄饨也就几角钱一碗吧，但对于工资收入不高、又一向省吃俭用的父亲来说，每个星期都要带女儿吃上一客馄饨，还是“肉疼”的。但这仿佛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不成文的约定，风雨无阻、雷打不动，哪怕父亲刚上完夜班回到家，他还是骑着那辆破旧的26寸凤凰牌自行车，驮着我去那家馄饨店。而每个星期天也成了我最期盼的日子，因为那天我能吃上我最喜欢的馄饨。每次刚走出馄饨店便开始盼望着下一个星期日的到来，这已成为我童年时代最开心、最有盼头的一件事了！

记忆中，父亲每次都是陪着我吃，这个“陪”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跟着我一起吃，其实就是看着我吃。一度年幼的我以为父亲不喜欢吃，慢慢地长大了，我渐渐地明白馄饨里沉甸甸的父爱，以及他对自己的极度节约甚至苛求。于是，我就会另外再拿一个空碗，舀出几个逼着父亲一起吃。

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前，父女俩你一个我一个地分享着，这个画

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，以至于现在每次吃馄饨，仍会回想起当年的那一幕幕。

或许是受我影响，现在读高一的儿子也是从小视馄饨如命，爱吃得不得了，每周四的早餐必定是我亲手包的馄饨，百吃不厌。

现在仍保留宁波老底子味道的馄饨店已经为数不多了，“十六格”“味一”因为较为正宗，所以经常光顾，是那里的常客。一则爱吃，二则图方便，三则经济实惠。相比其他饭馆酒店的费用支出，吃包子馄饨那真的是再经济实惠不过了。

对于一向厨艺不精的我来说，学会包馄饨是我给自己立的第一面Flag（意为旗帜、目标）。既能满足我和儿子的食欲，又能作为家中常备的一道吃食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如果你来我家，打开冷藏室很可能是空空如也，但冷冻室里必定有我闲暇时包的馄饨。

对于挑食的儿子来说，我前期包出来的馄饨没少受他的各种挑剔和鄙弃，但在这件事情上我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耐心，一次次地尝试，一次次地调整肉馅的配方，一次次地总结改进……终于包出了儿子口中“还不错”的馄饨。

小小的馄饨，三代人的情结……

编者语

如果你看了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，想和人分享，这里或许能找到“同类项”。如果你对生活有什么小感悟或小想法，借由我们转手，或许能为别人推开一扇窗。如果你在教书育人中有什么心得体会，一点点也没关系，于别人而言可能很多。

不论你桃李芬芳，还是初入教坛，如果你想记下你和师长、学子的故事，我们愿意倾听。散文、诗歌、影评、书评、随笔、杂文，甚至书画、摄影、剪纸等，只要你愿意展示，我们乐意给予舞台。

征集邮箱：xiandaijinbao2@qq.com（标题上请备注“副刊”字样），请写上学校、作者名字及联系电话，以便我们联系。

『阿泰叔』

宁波前湾新区滨海小学 王盛钊

傍晚时分，村口又炊烟袅袅，房前屋后飘出来的菜肴香气，总让人不自觉地咽口水。一辆呢喃着“嘶哑”歌声的摩托车，夹带着扑鼻的香，停在了院子里，车上下下来一个人，斜挎着医疗箱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走进了屋。

这一幕场景，在我幼小的记忆中，重复过太多太多次。他就是我的外公。外公是村里的赤脚医生，专门给街坊邻居看看病，打打针，因名字里有个“泰”字，乡亲们就亲切地称他“阿泰叔”。

“阿泰叔”的诊疗室就在家中的偏房，不大不小的一间，却承载了他三个女儿的童年，也承载着我和弟弟妹妹的童年。从学会走路开始，我仿佛就在这一方天地中“摸爬滚打”，各类药品、针管，叫起名字来有模有样。调皮的我有时也会学着外公的样子摆弄器具，当一回医生。

当时的我总觉得，当个医生挺好的，唯一让我觉得苦恼的，就是如果

我当了医生，就很有可能在享用可口的饭菜时，因为病人的到来，不得不放下碗筷。而“阿泰叔”每次都是麻利地放下碗筷，背上医疗箱，迅速地跨上摩托车出发了，乐此不疲。

说来也奇怪，这辆摩托车似乎有着一副不太好的嗓子，总是会发出咣咣的排气声，这也成为了“阿泰叔”的标志，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

“阿泰叔”的坐骑可远不于此，在这辆摩托车服役前，陪伴他“走街串巷”的是一辆二八大杠，而在我蹒跚学步后的几年里，那自行车的横杠便是我的童年。因为我家离外公家非常近，所以每每想要去外公家时，“阿泰叔”总会踩着这辆二八大杠，让我侧坐在他前面，穿过那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乡间小路。尽管一路上泥泞坑洼，可我总感觉这车似乎有豪华避震，在糟糕的路况下却有如今汽车比拟不了的舒适感。

二八大杠光荣退休后，摩托车取

而代之。当时来回穿梭的乡间小路也变成了水泥路，每天接我放学成了“阿泰叔”的“本职工作”。因为缺少通讯工具，又因为乡间的路有太多条，有时候我也会和“阿泰叔”完美地错开，当我忽然听到远处熟悉的“噪音”时，焦躁的心便立刻变得踏实。

终于有一天，嘶哑的摩托车似乎也坚持不住了，成功退役，“阿泰叔”也因为年纪大了，关闭了那一方小小的诊所，可他却始终闲不下来，晨练、种菜、钓鱼……生活似乎变得更加忙碌，陪伴他的变成了一辆电瓶车。至此，记忆中的嘶哑被无声取而代之，可“阿泰叔”身上却瞧不见一丝的萎靡，只有欢愉与嘴角的那一缕烟。

村口炊烟袅袅，又到了傍晚时分，房前屋后飘出来的菜肴香气，总让人不自觉地咽口水，一辆电瓶车驶过，车后飘着扑鼻的香，消失在村庄的那一端……

